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七十二回 探穢廟權借風流妓

且說劉大人正然在聖水井邊站立，觀看那井內的泉眼，忽然身後來了個冒失鬼，往前一碰，劉大人蓋不由己，往前一栽，只聽「撲通」一聲水響，把一位忠良掉在聖水井內。亭子上邊站著那些男女一齊嚷，說：「這個人必是會水，跳在井內洗羅鍋子去了！」眾人只這麼一嚷，打磬的那個女僧，也顧不得打磬咧，慌忙跑過來，說：「誰跳在井內洗羅鍋子去咧？還不快出來嗎！看髒了我們的井，聖水就不靈了！」眾人一齊眼望女僧，都說那個燥脾的話：「快叫他出來吧，還在裡頭泡著呢！」尼姑也不醒腔。列公，人要掉在井內，往下一沉，要往上冒，要是下邊有掛腳之物，或是淤泥，那就上不來了。這個聖水井，同不得咱們那本地的井，這是石頭縫兒長出一道泉眼，底下焉有掛腳之物？再者，水又不深。且說劉大人不防，被冒失鬼撞在井內，在下一沉，喝了一口水，又往上一冒。

且說承差陳大勇，瞧見劉大人被人碰在井內，好漢魂都嚇冒咧！連忙趕上前去，往井中一看，恰好大人往上一冒，大勇並不怠慢，一貓腰，左手扶住井口，一探右臂，將劉大人後領抓住，往上一提，借著水勢，輕輕這才將忠良提出井外，放在塵埃。大人甦醒多時，這才站起來，渾身精濕，不由打戰。尼姑一見，用手一指，開言講話。

女僧一見用手指：「你這人行事欠掂掇。要洗羅鍋討聖水，跳在井內是怎說？你心只顧羅鍋好，髒了聖井了不得！我同你去把當家兒，且看師父是怎說！」大人聞聽忙講話：「師父留神你聽著：誰人願把井來跳？哪個願去洗羅鍋？皆因身後有人撞，在下才掉在井中，幸喜上來念彌陀。」女僧聞聽說「這就是，我說你，安心跳井理不通。」

這劉大人連忙將身轉，說道是：「快些回去把衣脫。」好漢回答說「正是，速速回去才使得。」忠良聞聽忙邁步，不由冷得戰哆嗦。不顧再往後邊訪，虎步忙移向外挪。眾人一見這光景：「這人精濕為什麼？」知者聞聽忙答應：「他跳在井內洗羅鍋。」眾人聞聽一齊笑，說道是：「這人呆了個了不得，萬一井內將身喪，好了羅鍋命難活！」按下眾人齊議論，再把忠良說一說。剛出廟門留神看，忽聽那，大勇開言把話云。

大人剛出廟門外，陳大勇開言說：「我與你老將衣服換了罷。」大人說：「不必，回署再換罷。」好漢答應。官役兩個並不怠慢，一直徑奔江寧南門而走。三里之遙，不用多敘。

忠良與承差大勇，頃時間進了聚寶門。穿街越巷，不多時，來至府門，打後門而入。張祿接爺到書房，大人也顧不得坐下，眼望小內廝講話：「快拿我的衣服來！」「是。」張祿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把大人的衣服、靴鞋、小衣，全都拿來，放在牀上。賢臣爺脫了濕衣，將乾衣換上，才坐下，內廝把濕衣拿去，回來獻茶。忠良爺茶罷擱盞，吩咐立刻看飯來，與大勇共桌而食。

吃完，撒去傢伙，清案漱口，劉大人望好漢講話。

清官爺，本是忠良的後代，將相之苗別當輕，天生扶保大清主，萬古千秋留美名。忠良耿耿無二意，愛民如子一樣同。只因為，接了民婦李氏狀，大人為難在心中。聖水廟內瞧一遍，回衙要定計牢籠。眼望好漢陳大勇，說「好漢留神聽我云：雖然咱去將廟進，無得破綻事難行。」

大勇回答說「正是，大人言詞理上通。」忠良復又開言道：「這事實在有隱情。要得尼僧根與底，必須個坤道方可行。

聖水廟中住一夜，探著女僧假共真，但見得了真實信，立時提拿眾僧人。與民圖案除禍害，也不枉，身作皇家制度臣。就只是，良家之女難以去，必須得，妓女假扮到廟中。」

大勇聞聽忠良話：「恩官計策果高明！」大人復又來講話：「好漢快去莫消停，速傳妓女將衙進，必要俊美在年輕。」

大勇聞聽答應「是」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頃的來到大門外，眼望那，青衣得用把話云。將他拉到屏風後，大勇低言吩咐一聲：「大人叫你急速去，花街柳巷走一程，俊美姑娘叫一名，急去快來莫消停。」好漢言詞還未盡，只聽那，得用開言把話云。

陳大勇話還未曾說完，青衣得用說：「陳爺你別嫌我咧！

我不信。咱們大人不好那齣戲，他捨不得花這宗錢。素日連斤肉還捨不得呢，淨鬧小豆腐子，再不然，買倆燒餅吃，就算是開齋咧！他捨得幹那個？」大勇聞聽，說：「混帳行子才哄你呢！快些去罷。」得用見好漢這個腔來得瓷實，不敢再問，只得去叫。

青衣出了衙門，一邊走著道，一邊說話：「細想劉大人真胡鬧，今想起什麼來咧，虎不拉的要叫個媳婦！這是怎麼緣故呢？啊，是了，他老人家上任，並無家眷來，今日必是要鬆鬆腰兒，鬧袋水煙。定是這個緣故！」青衣思想之間，來到紫石街風流院的門首，一直走將進去。

且說這家老鴿子名叫楊大兒，養著四個姑娘，內中就只有一名俊美，又在年輕，會彈會唱，絕好的酒令，今年才二十一歲。老鴿子兒是公門中爺們進門，只當是打紅磚來咧。連忙站起，說：「上差爺請坐。咱爺們有兩三個月沒見，你老人家越發發了福咧！孩子，過來裝煙。」四個妓女答應，一齊過來，還未到眼前，只聽這麼一陣子蘭芭香，鑽入鼻內，越聞越近咧，一齊說：「老爺子，你老人家好恁？」說罷，裝了袋煙遞過去。

公差說：「又擾煙。」說罷，接過來，一邊吃煙，一邊腹內說：「真！小模樣子難說，楊樹上喜鵲一一茂高！」復又說：「你姐兒們也坐下。」四名妓者聞聽，齊坐下。青衣眼望著掌櫃的楊大，開言講話。

但則見，青衣得用開言道：「老楊留神要你聽：今日裡，大人差我來到此，其中就裡你不明。我們官，上任不曾帶家眷，只隨內廝人一名。想必是，這幾天中慾火盛，夜裡睡覺不安寧。俗語說，『精滿自流』真不錯，小和尚，摸不著洗澡把氣生。所以差我來到此，傳一名，俊美姑娘進衙中。必得年輕模樣好，大人立等在公堂。」楊大聞聽說「我不信，聞聽大人做官清，從來不喜風月事，江寧一帶盡聞名。」青衣聞聽說「真是，大人立等在衙中。」老鴿子，一見公差這光景，真是實言無假情，忙叫秀蘭快打扮，好衣穿上兩三層，臉上多多搽上粉，烏雲恰似墨染成。秀蘭聞聽忙答應，頃時齊備站身形。外邊又將小轎僮，抬進門，妓女上轎往外走，公差連忙跟在後。老鴿子，托咐照應在衙中。青衣答應「交給我，撈毛營生我很能。」言罷後面跟著走，穿街越巷不消停。轉彎抹角來得快，大人衙門眼下橫。

小轎人抬，公差跟隨，來至衙門，一直抬進儀門，剛要落轎，公差說：「別放下，抬進宅門去，再落轎！」轎夫答應，一直又抬進宅門。轎子是放著簾子，別人焉能知道？公差帶領，直到內書房外，這才落轎。妓女出來，轎夫自去不表。且說青衣帶領妓女，來到書房門，妓女站住。青衣掀簾進去，打了個千，說：「小的奉大人之命，將妓女喚到，現在門外伺候。」大人說：「叫進她來。」「是。」青衣答應，站起身來，出門眼望妓女，說：「大人叫你。」妓女聞聽，移蓮步，進書房，花枝招展，跪在塵埃，說：「大人在上，賤人秀蘭叩頭。」

說罷，叩頭在地。忠良上面開言，說：「你叫何名？」妓女回答：「賤人叫秀蘭。」大人說：「起來。」「是。」妓女答應站起，在一旁侍立。大人眼望青衣得用，開言說：「你也歇著去罷。」公差答應，退步翻身，往外面去，自己說：「好的，街坊家的雞一一把我轟出來咧！」

不言青衣自去，且說劉大人眼望妓女秀蘭，講話說：「本府叫你前來，非為別故，只因前者，有人告狀丟女一案，因母病，女兒到聖水廟中求水，一去無回。又言此廟不許男子進廟。

每逢初一日、十五日才男子進廟燒香。本府假扮香客，到了那聖水廟內觀瞧，廟內之尼，大露不端，事有可疑。皆因那是女僧廟，不能宿歇訪他的根底。為此，本府傳你到衙，今晚你急去到廟，假扮良家之婦，只說為母病求水，只管宿在廟內。若有別端，你只管依法，務要留神，用心察看他廟動靜，事畢回來，本府有賞。小心急去。」秀蘭聞聽，說：「大人的召命，賤人焉敢不

遵？」大人又吩咐：「張祿，送出她去。」「是。」小內廝將妓女領到宅門外，青衣傳了轎子來，秀蘭坐上轎，轎夫上肩，出了衙門，穿街越巷，不多時，來到風流院的門首。

則見轎夫不怠慢，將轎輕輕放在塵。妓女下轎往裡走，轎夫等候不必云。且說秀蘭把鴿子叫，說道「媽媽聽我雲」他把大人言詞說一遍，楊大聞聽把話云：「原來為的是這件事，這是他，為國為民一片心。既然如此快梳洗，打扮急速到廟中，須要小心加仔細，訪明回來回大人。」秀蘭答應說「知道，不用媽媽你費心。」說罷慌忙就梳洗，頃時間，變作良家女釵裙。鬢邊斜插花一朵，微施官粉點朱唇。耳上戴著珠子墜，別頂簪兒素白銀。身穿月色綾子襖，青緞坎肩上掐金。八幅湘裙腰間係，三寸香鉤可動人。細瞧恰似良家女，那有風流院內行？楊大看罷說「甚好，我兒快去莫消停。」這天就有晚飯後，秀蘭答應向外行。門口上轎把簾放，又聽那，老鴿子開言把話云。

楊大復又開言，說：「我的兒，務要留神。明日早來。」妓女答應，轉身上轎，轎夫上肩。

不言老鴿子回去，且說那小轎人抬如飛似箭，頃時出了江寧府，逕奔聖水廟而來。三里之遙，趕天有掌燈之時，來到廟門口落轎，妓女出轎，轎夫等候，秀蘭一直徑奔裡走。剛至山門之內，盡頭撞見一個二十多歲尼姑，說：「那邊來的？這時候進廟，有何事情？」妓女聞聽，說：「女師父，奴乃府城內之人，家住紫石街。因母得病心疼之症，夜不安眠，看看至死。

奴聽說寶刹聖水如神，故此誠心前來求討，望師父慈悲引領。」

女僧聞聽，信以為真，說是：「既然如此，隨我來。」

女僧說罷不怠慢，帶領妓女向裡行。穿門越戶來得快，來到那，當家禪堂把步停。女僧回頭說「稍等」，秀蘭答應立身形。小尼掀簾將房進，說「師父留神聽我雲」

就將那，妓女之言說一遍，只聽那，聖水姑姑把話云：「既然如此將她叫進。」小尼答應向外行，開言就叫「女施主，快見師父莫消停。」妓女答應移蓮步，慢款金蓮進房中。

聖水姑姑留神看，打量妓女貌與容：年紀至大二旬外，長得乾淨可人疼。老尼看罷開言叫：「施主留神要你聽：你的來意我盡曉，方才小徒盡回明。今日天氣晚得很，料想難以進江寧。眼看城門就關上，暫且宿在我廟中。明日一早去求水，管保你母免禍星。」秀蘭聞聽答應「是，師父言詞敢不遁？」老尼復又吩咐話：「性本留神要你聽：你把這，施主帶到西邊去，預備茶水莫消停。」小尼答應說「知道」，帶領妓女向外行。穿過角門好幾道，又進那，月亮門內看分明：另是一座板子院，這個所在又不同。秀蘭這一將房進，泄機關，劉大人難臨身了不成！